



一个收藏鸟巢的人

■ 文/吴炳辉

冬天视野开阔，在车上看乡村公路的景色，远处如有村庄，常常是先看到一棵大树。那大树像硕大无朋的团扇，高高地竖在空中，淡紫的扇面上画满了黑色的树枝，树枝上常有一个墨团，那是鸟巢。高速公路两边展开的是无尽的卷轴，卷轴上的烟霭中也是密密的树枝，画树枝的人更是潇洒，一路留下墨团，那是一个个鸟巢。

为了远离地面，那些鸟巢都搭在树的上部。我思忖，树的上部枝条细软，在风中摇晃不已，这些鸟儿真有本领，把自己的房屋建得轻盈、精致，堪称艺术品。

说到艺术品，还真有一个收藏鸟巢的人。这就是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儒勒·米什莱(1798—1874)，他的散文著作《鸟》第二卷之八：“鸟巢——鸟类建筑学”，就是面对着几个法国鸟巢写作的。那一套有趣的收藏品，是一个朋友为他收集的。

他说：“收集鸟巢是最近的事，因而藏品不多，类型也不够丰富。然而鲁昂的藏品以其内部格局见长，而巴黎的藏品有好几种很有趣的样品，从这些藏品中已经可以看出，创造鸟巢这种杰作运用了哪些不同的技艺。鸟巢的发展情况怎样？是如何逐步改进的？这并不是指从一种技艺到另一种技艺(比如说从

砖瓦工到编织工)，而是指在每种技艺中所达到的高度，这得看鸟类的智力状况、材料处理起来的难易程度以及气候条件。”

我看过燕子的窝，那是用一撮撮泥巴垒起的；麻雀窝是用碎草铺就的。路边树上多数是喜鹊窝，听说喜鹊搭窝用的是软树枝、干草，还有点黏土，下面有底，上面有盖，顶部树枝都朝外倾斜，大部分雨水往外流。

儒勒·米什莱说：“鸟类没有松鼠那样的手，也没有海狸那样的牙，只有喙和爪(那爪根本不是手)。似乎，筑巢对它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。”

是呀，鸟儿没有胶水，没有铁钉铁丝，没有绳子，构筑一个巢，必须有一定的空间，能够让母鸟在里面产蛋、孵蛋、小鸟在里面长大……不借助屋檐、草垛，凭空在四面临风的树顶上筑巢，当然还要有足够的舒适和稳固！

儒勒·米什莱说：“我眼皮子底下的那些，是由一种织物或絮乱的苔藓，柔韧的小树枝，或长长的植物纤维构成的。可是与其说是织成的，不如说是集成的，是混合材料的黏合，是把一种材料持续不断地用力推和塞进另一种材料里：这是一种很辛苦而且很用力地艺术，单靠喙和爪是不够的。实际上，工具便是鸟自身的躯体，即它的胸，它用胸

挤压材料，直到使之完全服帖，掺和并固定到整个作品上去。”

根据鸟巢的类型，儒勒·米什莱赋予鸟儿不同的称号：企鵝、海雀，满足于挖个坑，而蜂虎、海燕，在地底下挖一个真正的住所，它们是矿工。红鹳用泥垒成棱锥体，把自己的蛋和被淹的土地隔开，并用那双长腿站着孵化；燕子，它把自己的房子吊在我们的房子上，它们是泥瓦工。松鸦、嘲鸫、棕鸟、灰雀，家庭成员较多，它们先制一个粗糙的底，再在上面安一个漂亮程度不等的筐，即一个用植物的根和小块木柴连得很紧的编织物；扇尾莺把三根芦苇精巧地缠绕在一起，而芦苇的叶子则被夹在里面，形成织物的活动而安全的底面，而它就随着这底面起伏；山雀把它的钱袋状摇篮的一面吊起来，让风摇晃它的全家，它们是林中篾匠。金丝雀、金翅鸟、燕雀都是熟练的制毡工……总之，它们灵巧得让人吃惊。

据网上资料，儒勒·米什莱生在巴黎，父亲起初是印刷工人，后来自己经营一家小印刷店。他一度辍学，做徒工，拣铅字，排版，整天“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干活”。但是他坚忍自强，凭着智慧和勤奋，读完了中学、大学，以优异成绩于1819年获得法国最高学府——高等师范学校文学博士学位，后来又受聘于

这所学校，成为哲学、古代史和考古学教授。他在撰写《法国史》(十九卷)、《法国大革命史》(七卷)等鸿篇巨制时，还遍历祖国山川海滨，写了《鸟》《虫》《海》《山》等一系列散文著作。在《鸟》中，通过对鸟的生活仔细观察，他用诗的语言描述鸟巢是鸟的杰作，鸟是大自然的杰作，鸟也是我们人类灵感的源泉。



《鸟》(法)儒勒·米什莱著，李玉民、顾微微译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。

《资中筠自选集》读后(上)

■ 文/卢伟庆

读《资中筠自选集》的日子，仿佛就在昨天，书的模样也长久留在记忆中。近日，又将五本书取下放在面前，人跟着安定了不少——力所能及的确定性，抓住吧，必须的。书页有些泛黄，封面也褪了色彩，打开书却并不觉得生疏。看一眼日期，与书相伴的时间，恰是一首歌的歌名，这首歌是《十年》。

照着直觉，称呼作者为资中筠或资中筠先生，相信小文的读者不会与笔者纠结作者性别。资中筠祖籍湖南耒阳，1930年生于上海，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，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。除专业著作、译作外，著有随笔集《斗室中的天下》《锦瑟无端》《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》《学海岸边(与陈乐民合作)》《有琴一张》。《资中筠自选集》出版于2011年，另有作为“资中筠作品”出的《美国十讲》和《老生常谈》。有机会读读这些书，多少会觉得清醒些——昏昏沉沉，脑雾弥漫，终归不舒服，不想要。

资中筠先生自述，以笔耕为业，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。到2011年，“我笔归我有，迄今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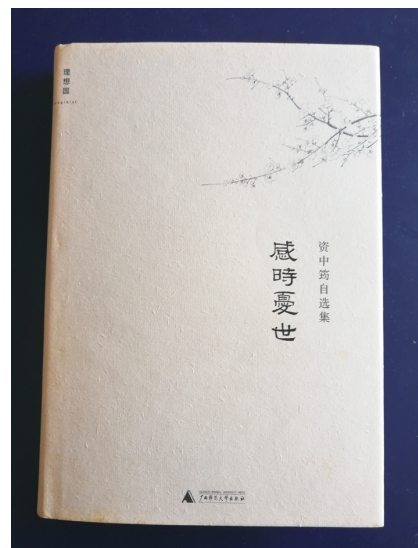
过三十载”。由于多年工作和专业的关系，形成了“人本”的历史观，也画出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，心目中的“人”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因此，“二三十年前的文章基本上没有过时”。现在又过去十年，再读这些文章，依然没有过时，预见性、丈夫气在字里行间处处可见。例如，说团体歌舞中，场面上的表演者是不需要演技、表情的，即使面有饥色也看不见，因为“人”已经不存在，只剩下几何图形的点、线、面了。

作者“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，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，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，有所坚守，不计利害、安危，执着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，破谎言、求真理，为社会正义、民族振兴脚踏实地、见缝插针地做有益的事，都感到欣慰，升起希望，乃至肃然起敬”，而“一个好的国家、好的社会，应该做好事易，做坏事难，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。如此则人心向善，正义公平得以发扬。从近期看，政府公信力强，社会得以稳定；从远期看，足

以振兴民族精神，优化民族素质，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”——这同样是多数人的期盼。

自选集之一《感时忧世》最后一篇《从宋朝汪藻文章想起大学生辩论竞赛》中的观点：首先得弄清楚自己赞成什么反对什么，而不是别人要什么我有什么，翻来覆去都有一套说辞，先有结论，再找论据，连思辨的程序都颠倒过来了。青少年的可

塑性很强，这种辩论会又很有吸引力，不论是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，不可低估其对行为和思维模式的影响。提出“辩论会应以自愿选择某一方为原则，甚至选拔到最后，各方的人数也不必一定相等。设若有一方只剩下一人，坚信自己正确，以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舌战群儒，未尝不能获得优胜”——智者之言，开卷有益。



《资中筠自选集》之《感时忧世》，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，定价38元。

编辑 卢伟庆

版式 陈融
校对 山水